

1900-2000

百年美文



闲情雅趣卷



季羨林 主编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1900-2000

百年美文



闲情雅趣卷



季羡林 主编

本卷主编 陈国恩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百年美文. 闲情雅趣卷 / 季羨林主编; 陈国恩编.
—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10.1
ISBN 978-7-5306-5257-2

I. ①百… II. ①季…②陈… III. ①散文 - 作品集
- 中国 - 现代②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77072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 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 (022) 27695043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开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16 印张 38.625 插页 6 字数 450 千字

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- 5000 册 每套 定价: 73.00 元

百年美文

序言

上一世纪的百年中，特别是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以来，确如鲁迅所说，中国文坛上“散文小品的成功，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”。个中原因，不难揣摩。我国有悠久的散文写作传统，所谓经、史、子、集，其中都有极为优秀的散文，为世界上任何国家所无法攀比。

“五四”新文学是中西文化碰撞的产物。其后，欧美文学一步一步地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创作。小说、戏剧的思想内涵、感情色彩虽仍然是民族的，但在形式上，同欧美的则毫无差异。诗歌学西方，读起来是越读越乏味。而散文则相反，虽在情调方面，在韵味方面，也受到西方的影响，然中国的白话散文凭借着几千年的丰厚积淀，含英咀华，吸萃扬芬，吞吐百家，熔铸古今，所以“五四”以来的诸多文体中，散文堪称一枝独秀。留给我印象最深刻最鲜明的有鲁迅的沉郁雄浑、冰心的隽秀玲珑、朱自清的淳朴淡泊、沈从文的轻灵曼妙、丰子恺的厚重平实、杨朔的镂金错彩，其余大家，也是各有千秋。这百年中的

散文，特别是其中之美文，不可不读。

所谓美文，即指那些不仅诉诸读者之理智，且足以打动读者之心灵的篇章。美文的精髓在于“真情”二字，这二字也可以分开来讲：真，就是真实，不能像小说那样虚构幻造；情，就是要有抒情的成分，且感情真挚。

美的散文往往写的是身边的琐事，古今中外有许多这样的名篇。我所说的身边琐事，范围极广，人生旅途中的所历所感，无不包容于其中。在我们这个林林总总的花花世界上，遍地潜伏着蓬勃的生命，随处活动着熙攘的人群，撷取其中一颦一笑，写出那些美好的、悲哀的、能拨动人们心弦的事物，这样的文章能净化我们的感情，陶冶我们的性灵，小中有大，小中见大，平凡之中见真理，琐细之中见精神。

这套分类选编的“百年美文”中，许多作者是我所熟知的，许多文章曾陪伴我多年，可以称作老友；当然，也有不少作者的面孔是陌生的，不少作品是初次读到的，但这些文章都足堪咀嚼，颇耐品味，虽是新交，亦感亲切。古人云：“言之无文，行之不远。”这套丛书中的作品多具有较高的艺术性，确为美文，我相信它们足以行远传后。

季红林

2008. 3. 18

卷首语

陈国恩

001

当我围绕“闲情雅趣”这一主题筛选百年中国美文时，一边在想，在当下高科技支撑的新型传媒面前，文学，尤其是散文，它的魅力在哪里？换句话说，在人们需要快乐时可以有許多去处，比如上网冲浪打游戏聊天，选电视娱乐节目，租碟看电视连续剧，去迪斯科舞厅跳舞……人们凭什么要来读你这散文？我的答案是：文章有文章的美丽。

“美文”的概念，最早由周作人提出。周作人在1921年6月8日的《晨报副镌》上发表了一篇短文，题为《美文》，说有一种文章兼有诗与散文的成分，可以称作美文，它“实在是诗与散文中间的桥”。按我的理解，周作人是主张把诗的含蓄与散文的自然打通，要求文章的意思要很丰富，耐人寻味，而文字则干净利落，有一种简洁朴素的情调，也就是他的所谓“真实简明便好”。

文章的美丽，最直接地表现在文字上。但我所说的文字，又不仅仅是字面的意思。我从大量候选的文稿中挑选合意的佳作，首先关注的是从文字中透露出来的作者的精神气质，他的内心生活的

丰富性，他的文字本身的弹性和感染力。作者的精神气质能引起我的赞叹，能扩大我对世界的认识，加深我对人生的了解，增加我对人类的同情心和对未来的希望，乃至怦然动容，或略有会心，而其文字又不事雕饰，像一泓清泉，可以映见其个性，我觉得就是好文章。选在这里的美文，围绕“闲情雅趣”，谈的多是琴棋书画，草木虫鱼，乃至刮风下雨，买小鸡养老鼠，这些人可以玩的那么尽兴，甚至是一派天真。玩到这个份上，绝不是花几个铜钱就可以做到的。这是一种精神，一种气质，一种境界，是靠文化铺垫起来的。闲，要闲得洒脱；雅，要雅得别致，非要经过长期的修身养性和文化熏陶不能达到。如果没有文化的涵养，你要假装斯文，也做不出这样的文章。

002

不过，仅仅是幽闲和雅致吗？不是。幽闲中有沉重，雅致里有同情心，一派天真，显示的是博大胸怀。这些文章的美，最根本的也就在它们的文字里所蕴藏的作者对生命的尊重，对人类的理解，对万物的爱心。你读着这样的文章，会觉得灵魂像是在清澈的流水中洗涤一样，又像来到青藏高原，看见天是那样的蓝，伸手可及，云是那样的白，围着你转，空气是那样的清新，像是要令人陶醉，总之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世俗生活的感觉，你享受到了一种平日里或许久已忘怀，但在你灵魂深处未必不在期待着奇迹降临的那种精神洗礼，你可能因此对生活会有一种新的感觉，会离庸俗远一点。当然，我的意思不是说俗就不好。人生在世，不能免俗；俗未必低级，雅也不见得高人一等。但老是俗，甚至俗不可耐，那就不好了。生活是丰富的，人是复杂的；在雅俗之间游走，甚至大雅大俗，肯定能增加见识，扩大视野，体验到人有不同的活法，然后才会变得宽容，不那么独断。当这些“闲情雅趣”类的美文能为我们提供种种人生的态度和价值观时，能为我们打开人生新的一扇扇窗户时，你能无视它们的价值吗？

当编完文稿掩卷遐思时，我不由得对这些作者肃然起敬。我想，他们的奇思妙想，从根本上说，不是一种技巧，而是一种人格；非要具备这样的人格，才能写出这样的感受来。举例来说，比如丰子恺，他的《给我的孩子们》一开头：“我的孩子们！我憧憬于你们的生活，每天不止一次！我想委曲地说出来，使你们自己晓得。可惜到你们懂得我的话的意思的时候，你们将不复是可以使我憧憬的人了。这是何等可悲哀的事啊！”他接下来写的，都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日常生活，像他的孩子瞻瞻的遇到花生米落地，自己咬了舌头，小猫不肯吃糕，都要哭得嘴唇发白，因为小小的他太认真了。瞻瞻的身体不及椅子的一半，却常常要搬动它，与它一同翻倒在地上；他要把一杯茶横转来藏在抽斗里，要拉住火车的尾巴，要月亮出来，每逢办不到，总以为是爸爸妈妈不肯帮忙，所以愤愤地哭了。丰子恺感慨地写道：“你们的世界是何等广大！”他以孩子世界的天真与真实来对比成人世界的无聊与复杂，甚至勾心斗角，所以他要留住这纯真的世界。但是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：孩子终究会长大，变成通常意义上的成人；当他们成人后对父母的养育之恩表示感谢时，他们就不再是丰子恺所期望的那种纯真的人了，所以他写道：“孩子们！你们真果抱怨我，我倒欢喜；到你们的抱怨变为感谢的时候，我的悲哀来了！”这样的写法，是文字的技巧取胜吗？不是。是文章的含义别致，而别致的含义背后，显然是作者的独特人格。丰子恺受佛教的影响极深，他以一种悲悯与宽厚的眼光看世界，发现孩子的世界才是真的，可惜这样的真极其短暂，而且难以保留。他当然不是要人们去勉力挽留本来挽留不了的孩子的纯真世界，而是要我们从这不可挽留的孩子世界中领悟到一些什么，来确定自己的人生态度，来争取活得更真、更有意义些。我所佩服的，就是这样的文章。这样的文章，看似平常，幽雅得很，可是你看进去了，就会发现它的分量——它绝不是一味幽雅的！

丰子恺仅仅是一个例子。世界上的人是各种各样的，文章也千差万别，好处各不相同。即使是闲情雅趣，也不会一样。选在这本集子里的文章，风格多样，但我和我的研究生都是按美文的标准选录的。文章的水平不可能一律，包含的意义也有深有浅，但它们都有可取之处，细心的读者不难从中找到自己喜欢的篇什，品味出它们蕴含的美来。

在世俗化思潮方兴未艾，高科技所推动的消费时尚大行其道的当今，我们把目光从影视网络上暂时移开一会儿，静下心来，花几分钟时间，读读这类闲情雅趣的美文，调节一下自己的情绪和心境，细细思量一下世界的奥义、人生的真谛，体验一遍文章的美丽，我想是值得的。

记于武大寓所

2008年11月15日

百年美文

闲情雅趣卷

目 录

上

陈国恩	卷首语 /	001
周作人	谈养鸟 /	001
周作人	买墨小记 /	004
周作人	雨感想 /	007
夏丏尊	猫 /	011
叶圣陶	天井里的种植 /	018
叶圣陶	几种赠品 /	022
叶圣陶	在西安看的戏 /	025
林语堂	买鸟 /	031
林语堂	论中西画 /	036
林语堂	中国书法 /	039
林语堂	论趣 /	046
张恨水	竹与鸡 /	049
张恨水	虫声 /	050
郑逸梅	尺牍的集藏 /	051

郁达夫	小春天气 /	057
郁达夫	江南的冬景 /	065
许钦文	花园的一角 /	069
许钦文	菊花 /	074
苏雪林	故乡的新年 /	076
苏雪林	想起四川的耗子 /	081
宗白华	看了罗丹雕刻以后 /	086
宗白华	徐悲鸿与中国绘画 /	093
徐志摩	翡冷翠山居闲话 /	097
丰子恺	给我的孩子们 /	100
丰子恺	甘美的回味 /	104
丰子恺	谈自己的画 /	109
丰子恺	阿咪 /	118
朱自清	女人 /	121
朱自清	谈抽烟 /	127
郑振铎	访笈杂记 /	129
老舍	小麻雀 /	136
老舍	我的理想家庭 /	139
老舍	养花 /	142
冰心	力构小窗随笔 /	144
冰心	一日的春光 /	151
俞平伯	打橘子 /	154
俞平伯	稚翠和她情人的故事 /	159
废名	菱荡 /	164
沈从文	云南看云 /	169
沈从文	吃大饼 /	174

中

- 梁实秋 下棋 / 179
- 梁实秋 听戏 / 182
- 梁实秋 鸟 / 185
- 梁实秋 图章 / 188
- 钟敬文 多识草木 / 192
- 钟敬文 忆社戏 / 196
- 巴 金 海上升明月 / 198
- 江寒汀 山光悦鸟性 / 200
- 施蛰存 雨的滋味 / 204
- 施蛰存 鸦 / 219
- 李广田 到橘子林去 / 224
- 邵洵美 谈睡眠 / 230
- 梁遇春 谈“流浪汉” / 234
- 梁遇春 观火 / 247
- 钱君匋 学画 买画 失画 还画 献画 / 251
- 陈白尘 话说毬子 / 260
- 唐鲁孙 风筝谈往 / 265
- 柯 灵 忆江楼 / 268
- 柯 灵 雨街小景 / 274
- 柯 灵 戏外看戏 / 277
- 王朝闻 动人的古代绘画 / 284
- 萧 乾 京白 / 292
- 季羨林 海棠花 / 296
- 朱 雯 夜行记趣 / 300
- 何章陆 山 / 303

冯亦代	向日葵 / 307
冯亦代	水仙 / 310
孙犁	石子 / 313
孙犁	书的梦 / 316
孙犁	画的梦 / 322
唐弢	八道六难 / 326
陈从周	说“帘” / 330
卢福庠	雨 / 332
琦君	方寸田园 / 334
曾敏之	砚池拾趣 / 337
曾敏之	弈棋的艺术 / 339
邹荻帆	读画漫笔 / 341
郭嗣汾	蜻蜓 / 346
何满子	音乐收藏旧忆 / 348
黄裳	买墨的故事 / 351
黄裳	在天津听戏 / 355
黄裳	茶馆 / 359
汪曾祺	自得其乐 / 362
汪曾祺	谈题画 / 368
张爱玲	谈跳舞 / 370
张爱玲	忘不了的画 / 383
毛文昌	台东浮雕 / 390
下	
孙道临	忘归巢记 / 393
艾煊	雨花棋 / 397
何为	佳茗似佳人 / 402

黄永玉	音乐外行札记 / 405
海 笑	爱石趣谈 / 408
姚宜珉	茶醉 / 411
陆文夫	壶中日月 / 414
陆文夫	得壶记趣 / 420
陆文夫	深巷里的琵琶声 / 425
洛 夫	诗人与酒 / 428
洛 夫	吃茶二三事 / 432
余光中	莲恋莲 / 435
余光中	花鸟 / 442
宗 璞	燕园石寻 / 448
宗 璞	二十四番花信 / 451
宗 璞	风庐乐忆 / 453
陈丹晨	林荫道上 / 456
流沙河	蟋蟀国的《春秋》 / 459
王 蒙	行板如歌 / 468
王 蒙	猫话 / 472
王 蒙	在声音的世界里 / 475
王充闾	捕蟹者说 / 478
谌 容	求画记 / 481
肖 凤	鸟巢 / 485
赵鑫珊	欣赏莫扎特 / 488
董 桥	纹木本色 / 491
冯骥才	珍珠鸟 / 493
刘心武	牧童短笛 / 495
叶文玲	石头趣忆 / 498

叶文玲	清风明月共一船 / 502
三 毛	拾荒梦 / 506
余秋雨	夜雨诗意 / 514
梁锡华	兰蕙篇 / 519
肖复兴	最后的海菲兹 / 523
也 斯	书的衣裳 / 530
张抗抗	音乐之伴 / 532
高洪波	冬蛰蛰 / 535
高洪波	波斯猫 / 537
赵丽宏	心画 / 544
赵丽宏	雨花石 / 547
贾平凹	秦腔 / 550
贾平凹	弈人 / 557
吴瑞卿	谈花说草 / 561
林清玄	随风吹笛 / 569
林清玄	忘情花的滋味 / 572
林清玄	闲情 / 575
原 因	圆通山花潮 / 577
铁 凝	我有过一只小蟹 / 580
李碧华	咖啡馆 / 585
扎西达娃	醉生梦死甜茶馆 / 588
车前子	紫砂之旅 / 591
迟子建	年画与蟋蟀 / 594
小 牧	谈生活趣味 / 598
大 灾	猫狗 / 601

周作人

(1885-1967),

原名周櫛寿,

字启明, 浙江

绍兴人。早年

留学日本, 后

任教于北京大

学。主要作品

有《自己的园

地》、《苦茶随

笔》、《谈虎集》

等, 另有译作

多部。

谈 养 鸟

周作人

笠翁著《闲情偶寄》颐养部行乐第一, “随时即景就事行乐之法”下有看花听鸟一款云:

“花鸟二物, 造物生之以媚人者也。既产娇花嫩蕊以代美人, 又病其不能解语, 复生群鸟以佐之, 此段心机竟与购觅红妆, 习成歌舞, 饮之食之, 教之诲之以媚人者, 同一周旋之至也。而世人不知, 目为蠢然一物, 常有奇花过目而莫之睹, 鸣禽阅耳而莫之闻者, 至其捐资所买之侍妾, 色不及花之万一, 声仅窃鸟之绪余, 然而睹貌即惊, 闻歌辄喜, 为其貌似花而声似鸟也。噫, 贵似贱真, 与叶公之好龙何异。予则不然。每值花柳争妍之日, 飞鸣斗巧之时, 必致谢洪钧, 归功造物, 无饮不奠, 有食必陈, 若善士信姬之佞佛者, 夜则后花而眠, 朝则先鸟而起, 唯恐一声一色之偶遗也。及至莺老花残, 辄怏怏如有所失, 是我之一生可谓不负花鸟, 而花鸟得予亦所称一人知己死可无恨者乎。”又郑板桥著《十六通家书》中, 《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二书》末有“书后又一纸”云:

“所云不得笼中养鸟, 而予又未尝不爱鸟, 但养之有道耳。欲养鸟莫如多种树, 使绕屋数百株, 扶疏茂密, 为鸟国鸟家, 将旦时睡梦初醒, 尚展转在被, 听一片啁啾, 如云门咸池之奏, 及披衣而起, 颊面嗽口啜茗, 见其扬翬振彩, 倏往倏来, 目不暇给, 固非一笼一羽之乐而已。大率平生乐处欲以天地为囿, 江汉为池, 各适其天, 斯为大快, 比之盆鱼笼鸟, 其巨细仁忍何如也。”李郑二君都是清代前半的明达人, 很有独得

的见解,此二文也写得好。笠翁多用对句八股调,文未免甜熟,却颇能畅达,又间出新意奇语,人不能及,板桥则更有才气,有时由透彻而近于夸张,但在这里二人所说关于养鸟的话总之都是不错的。近来看到一册笔记钞本,是乾隆时人秦书田所著的《曝背余谈》,卷上也有一则云:

“盆花池鱼笼鸟,君子观之不乐,以囚锁之象寓目也。然三者不可概论。鸟之性情唯在林木,樊笼之与林木有天渊之隔,其为犴狴固无疑矣,至花之生也以土,鱼之养也以水,江湖之水水也,池中之水亦水也,园囿之土土也,盆中之土亦土也,不过如人生同此居第少有广狭之殊耳,似不为大拂其性。去笼鸟而存池鱼盆花,愿与体物之君子细商之。”三人中实在要算这篇说得顶好了,朴实而合于情理,可以说是儒家的一种好境界,我所佩服的《梵网戒疏》里贤首所说“鸟身自为主”乃是佛教的,其彻底不彻底处正各有他的特色,未可轻易加以高下。抄本在此条下却有朱批云:

“此条格物尚未切到,盆水豢鱼,不繁易淦,亦大拂其性。且玩物丧志,君子不必待商也。”下署名曰於文叔。查《余谈》又有论种菊一则云:

“李笠翁论花,于莲菊微有轩轻,以艺菊必百倍人力而始肥大也。余谓凡花皆可借以人力,而菊之一种止宜任其天然。盖菊,花之隐逸者也,隐逸之侣正以萧疏清癯为真,若以肥大为美,则是李勣之择将,非左思之招隐矣,岂非失菊之性也乎。东篱主人,殆难属其人哉,殆难属其人哉。”其下有於文叔的朱批云:

“李笠翁金圣叹何足称引,以昔人代之可也。”於君不赞成盆鱼不为无见,唯其他思想颇谬,一笔抹杀笠翁圣叹,完全露出正统派的面目,至于随手抓住一句玩物丧志的咒语便来胡乱吓唬人,尤为不成气候,他的态度与《余谈》的作者正立于相反的地位,无怪其总是格格不入也。秦书田并不闻名,其意见却多很高明,论菊花不附和笠翁固佳,